

小品大書

著 鳴 編 一 錢
行 印 店 書 學 羣

小品文描寫辭典

錢一鳴編著

羣學書店出版

小品文集寫真

每冊實價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發行者

出版者

編著者

錢

鳴

羣學書

店

總發行所山東路中保坊
羣學書店
門市部四馬路二七七號

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出版

序

小品文，和詩，小說，戲劇，論文的區別 在那裏呢？

詩是以韻律爲體的，自由詩雖然可以沒有韻律，但依然要適於歌詠，和具有韻律的高調。小品文却以散文爲體，在本質上，也富有詩的感情和詩的想像；可是它不是詩，不妨喚做「詩的文章」。因爲小品文常富於熱情磅礴的感情，或者想像豐富的感情，或者感傷哀惋的感情，是特別富於詩情詩意的散文。

小說和小品文的分野，前者是組合了種種文體，有描寫，有敘述，有嚴密結構，有顯著人物，有相應背景，有相關對話；後者是一種特殊的散文，形式和內容，不是故事的，也不是記敍的，不是議論的，也不是抒情的，乃是從此等的全部取其合於目的之一部分表現出來，成爲統一的式樣，所以可以說是最個人的形式。

戲劇是一種綜合的藝術，它包含了詩，繪畫，音樂，舞蹈，建築等藝術的複合體，和結構單純材料簡便的小品文顯然是不同的。在戲劇之中，大體都需要注意到許多條件，有起因，有展開，有項點，有轉變，有結局等的規律，又有演技，舞台，照明等類的限制，在小品文就根本用不着。至於一部分的小

品文，或許也採用着類似戲劇的形式，這完全是爲着一種內容的方便而已。

小品文有時候也是一種抒情的論文，他和論文的區別，在主觀的欣賞，不是客觀的檢察是情的散文，不是盛氣的指摘；再說得爽快一點，小品文不過是紙上的談話，用筆寫出口中要說的話吧了！

小品文與純文學作品也有分別，小品文自由些，純文學謹嚴些，小品文的選材與表現，比較可以隨便；純文學的描寫，結構，剪裁，對話，都有種種規律，必須精心結撰，方能有成。

明乎此，與小品文類似的東西，就不難判別了。

至於小品文的題材，是絕對沒有限制的；大而至於國家大事，小而至於個人私事，無不包括得進的，在內容上，除了解說文難於混入小品文的範圍去外，其餘的什麼記載，敍述，抒情，論辯等文體，是在小品文中常見的。此外，小品文中還有兩種特殊的形式：一種是用日記體來寫；大文學家的處女作，有許多便是日記體寫成功的；例如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便是最著名的一本。另一種是用書信體來寫，徐蔚南旅行乍浦時，就寫過寄雲的信，曾傳誦一時。

然而初學寫作的人，即使明白了一些小品文的理論，形式，和內容，要是要他自己拿起筆來寫，恐怕一字半句也寫不出；這也難怪他們，因爲他們很少有機會去接近小品文，當然不懂得怎樣去

描寫了。

就在這種需要下，我決意要編一冊小品文辭典像過去石葦君所編小品文講話那樣，採選各小品名家的作品作為「範例」。不過，我想編得比石編更完備一點，使採選的範文，性質能遍及各方面。——我所以把它不稱「範例」而稱「辭典」，就是說這裏所包含的「範例」已足夠讀者去查檢參考了。

此外要申明的，石葦君的小品文講話，一半的篇幅是屬於理論的，我現在已將他全部的精意，縮寫在這篇序文裏，而將「理論」的篇幅節省下來，以便多容納一些範例。

不過，讀者寫作小品文時，絕對不可過於依靠此書，絕對不能把所有的「範文」囫圇吞下，或者直接的移植在自己的作品之中，只應該儘可能的接近此書，學習各範文中所表現的作家態度，思想，和技術上的精神，這也就是編者編輯這部辭典的願望。

當你們下筆書寫小品文感到有什麼困難的時候，請就在這時候翻翻這部辭典罷……

編者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日

目 次

第一輯 季節小品

一 初春	一
二 活躍的春天	二
三 春之戀	三
四 春愁	四
五 春夜	五
六 夏暮	六
七 早夏	七
八 盛夏	八
九 夏夜	九
一〇 晚夏	一〇
一一 新秋	一一
一二 秋的讚頌	一二
一三 秋夜	一三
一四 深秋	一四

第二輯 天象小品

一 晴天	一
二 陰天	二
三 黃梅天	三
四 朝陽	四
五 斜陽	五
六 落日	六
七 殘照	七
八 雲端裏的太陽	八
九 初升月	九

二九	新月	三一	月夜	三〇	海濱秋月	三二	星夜	三一	江上的風	三三	暴風雨	三四	雲之海	三五	彩霞	三六	晚霞	三七	雨天	三八	雨前	三九	微雨	四〇	急雨	四一	夜雨	四二	雨後	四三	早霧	四五	夜霧	四六	霜雪之晨
五一	四七	四八	四九	五〇	四九	五〇	五〇	五一	四七	四八	四九	五〇	五一	五二	五三	五四	五六	五七	五八	五九	六〇	六一	六二	六三	六四	六五	六六	六七	六八	六九					
六一	雪夜	雪後	積雪	晚雪	晚雪	晚雪	晚雪	冰與雪	曙光	晨曦	晨曦	晨曦	春晨	春晨	春晨	春晨	春晨	朝晨以前	海濱曙光	美麗的早晨	夏天之夜	秋天的清晨	冬晨	雪朝	傍晚	傍晚	傍晚	傍晚							

第三輯 時間小品

六三	春天的晚上	七〇
六四	盛夏的黄昏	七〇
六五	美麗的秋晚	七一
六六	冷鬱的冬晚	七二
六七	月夜的林中	七三
六八	海上黃昏	七五
六九	鄉村的夜	七六
七〇	都市之夜	七七
第四輯 風景小品		
七九	松林中	九三
八〇	秋的村野	九四
八一	暮	九五
八二	海上夕照	九五
八三	海濱波濤	九七
八四	沙灘上	九八
八五	燈塔	九九
八六	湖濱	一〇〇
八七	月夜河畔	一〇二
八八	荷塘月色	一〇三
八九	別墅	一〇六
九〇	園庭	一〇九
九一	後花園	一一〇
九二	山陰道上	一一二
九三	輪船碼頭	
九四	蟬與紡織娘	
七一	山	七八
七二	秋山	八〇
七三	雪山	八二
七四	山中	八三
七五	山居	八四
七六	郊外	八五
七七	海濱的幻想	八六
七八	春的林野	八七
九一		八八

九五	沒有秋蟲的地方	一一七
九六	夜鶯	一九
九七	杜鵑	二〇
九八	雲雀	二一
九九	失巢的燕子	二三
一〇〇	烏鵲	二四
一〇一	池畔的鴨	二五
一〇二	新柳	二六
一〇三	荷	二七
一〇四	憶桂花	二九
一〇五	山茶花	三一
一〇六	臘葉	三一
第六輯 抒情小品		
一〇七	背影	一二二
一〇八	水墨畫	一三五
一〇九	好的故事	一三五
一一〇	濃得化不開	一三七
一一一	綠	一四三
一一二	笑	一四五
一一三	夢	一四六
一一四	白髮	一四八
一一五	匆匆	一四九
一一六	生	一五〇
一一七	往事	一五一
一一八	流浪者的情緒	一五二
一一九	叩門	一五三
一一一〇	夜讀	一五五
一一一	夜歸	一五七
一一二	鄉思	一五九
一一三	別離	一六一
一一四	她的初戀	一六〇
一一五	美妙的詩境	一六三
一一六	海濱游泳	一六五
一一七	病中	一六九

第一輯 季節小品

一 初春

這是我們初入居湖樓後的第一個春晨。昨兒乍來，便整下了半宵潺湲的雨。今兒醒後，從疏疏郎郎的羅帳裏，窺見山上絳桃花的繁蕊，斗然的明豔欲流。因她儘迷離於醒睡之間，我只得獨自的抽身而起。

今朝待醒的時光，耳際再不聞沉厲的廠笛和慌忙的校鐘，惟有聒碎妙聞的鳥聲一片，密接着戀枕依衾的甜夢。人說「烏啼驚夢」，其實這樣說，夢未免太不堅牢，而鳥語也未免太響亮些了。我只以爲夢的惺忪破後，始則耳有所聞，繼則目有所見，這倒是較真確的呢。

記得我們來時，桃枝上猶滿綴以絳紫色的小蕊，不料夜來過了一場雨，便有半株絳赤的繁英了。「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可見自來春光雖半是冉冉而來，卻也儘有翩翩而集的。來時且不免如此的匆匆？涉想牠的去時，即使萬幸不再添幾分的侷促，也總是一例的了。此何必等侍委地沾泥，方始悵惜緋紅的桃治盡成虛擲了呢？誰都得感悵惘與珍重之兩無是處，只是山後桃花似乎沒有覺得，冒著肥雨欣然半開了。我獨瞰着這一樹緋桃，在方檻內傍徨着。即如此，度過湖樓小住的第一個春晨。

二 活躍的春天

今天很和暖，小河從山坡上流下。凜冽的水波在日光中閃耀着。雪正在融化。鄉間空氣中生出一種春的氣息，一種從森林中出來的有活氣的潮溼的氣息。夜間仍然結冰。但是在午晝時，地方都變成滑溜溜的，屋簷也漸漸濕潤的滴個不住。

全園鋪滿了初春的嫩綠。昆蟲的聲音雖時時囁嚅，但不如夏季的充溢。嫩葉蕭騷作聲，四處有小鳥唱歌。同在一株樹上，鳴着兩隻白鵠。一匹孤獨的斑鳩，時時掉換牠的地方，在唱牠單調的聲。遠處，在磨房的水池後面，羣鶲的噪聲，可比有木軸的一羣車輪的輶轍。在這些極新嫩的，平和的生命之上，悠然璀璨的白雲，如像懶惰的巨鳥一樣，在空中流逝。

春日的陽光穿過了雲翳，照射到這布着虹彩和金光的水面上。微風吹過，一切自然就都戰慄着，活動着，微笑着。空間的碧空對着這為日光所溫慰的水面。木排在進行着，遺棄雲塊在牠的後方。厚密而沉重的雲塊，醉夢般靜掛在這光明的河上，像設法逃避這熱烈的春光似的。這春光充滿了色彩和歡欣，彷彿是那些冬天暴風預兆的仇敵。上面天空愈見清澈光明，朝日莊嚴地美麗地從那金紫色的水波上升起。在這初春裏，溫度雖微，光彩却更見燦爛眩目，愈起愈高，漸入澄澈如洗的碧空了。右邊現着棕色的高岸，排列着綠色的森林，左邊翠綠色的田畝上布着晶瑩的露珠。空中浮泛着大地和春草的氣味，夾雜着松樹的馨香。

我所遇見的人，都帶着微笑的意味。一陣快樂的氣象，在這重臨的春光的晴天飄蕩着。我們可以說是在這個城市的上面，有一陣使人心蕩而泛濫的和風；那些路過的晨裝少婦，在眼光裏，彷彿攜帶着一種潛伏着的溫存，在步趨裏，攜帶着一種較爲柔軟的嬌媚，因此竟在我的心中充塞許多騷動了。

三 春之戀

春的姿態是溫柔而美麗的：樹梢頭，草原上，漫漫兒抽出來的嫩芽，碧綠的，淡青的，彷彿少女般，莊嚴，活潑。春正好像是爲着它們而生存。飄蕩在春的空間裏的柳絮楊花，這時也都好像非趁機會放浪一下不可的蕩婦似的，完全去棄了虛偽的羞怯，到處惹人；天空是沉碧的，太陽像海棉一樣溫軟，風吹在人身上使人着了魔樣地快活。人們迷醉了一樣快要溶解在這種光景裏了，馬路上的男人，都伸着手去勾搭在女人的勝鬢裏，伸了手去攬住女人的腰肢，面孔上擺着巴結的笑容。

朋友，春天真的醉死人呢，我們古代的詩人把「春」字來代替女色，把「春」字來代替酒體，他們的感官真是銳敏到可怕的地步。我們在春季的晴天，試走到郊野外來。氤氳的晴靄在空中暈着粉紅的顏色，就好像新入浴後處女的肌膚。上天下地一切的存在都好像中了酒的一般，一切都愛憇中燃燒，一切都在喘息着。宇宙就是一幅最大的春畫。青春的血液還在血管中鼎沸的人，怕不會以我這話爲過分罷。

四 春愁

春光在萬山環抱裏，更是洩漏得遲。那裏底桃花還是開着，漫游底薄雲，從這峯飛過那峯，有時稍停一會，爲底是擋住太陽，教地面底花草在他底蔭下避避光燄底威嚇。岩下底蔭處，和山谿底旁邊滿長了薇蕨和其他鳳尾草。紅黃藍紫的小草花，點綴在綠茵上頭。天中的雲雀，林中的金鶯，都鼓起他們底舌簧。輕風把他們底聲音擠成一片，分送給山中各種有耳無耳底生物。桃花聽得入神，禁不住落了幾點粉淚，一片一片凝在地。小草花聽得大醉，也和着聲音底節拍，一會倒，一會起，沒有鎮定底時候。

是怎樣寂寞，而無聊賴的暮春之夜啊！急劇的雨聲打在船篷上，在沉寂的空氣中，成一種單調淒清的音樂；如離人對泣，如嫠婦長嘆。夜鶯早停止了歌唱，只有河流和着聲兒痛哭。

春雷是第一聲響了，青白的電光帶着冷雨飛入篷內，春寒也同時侵入肌骨；燭光隨着風勢搖曳，牠的同情之淚堆滿盤中。

夜，沒有月亮，沒有星，公園門口雖還閃着微弱的燈光，遊人却沒有了。在晚春微寒的如此深夜，誰來浪廢他的步履？誰來苦喝這淒冷的寂寞？縱然這裏有平滑而又整齊的路，有夾道濃密的樹叢，人們都已醉倒在妓女的懷中，人們都已在舞女底纖腰失去了魂魄，人們都已在熟睡哩！

五 春夜

跌在峽裏的江水，有節奏地吼着，像拍嬰孩那麼地，把這兒的山，這兒的谷拍入深宵的夢中。

藍色的羣峯，溫柔地，靜穆地，躺在星空底下。

月光如水一樣匯在空場上面，畫出了無數的牛和羊的陰影。搖動尾巴和細嚼乾草的聲音，像小雨灑着秧苗那麼地到處瀰漫着。

野火蠟洋洋地跳動。守夜的牧人，嘴裏弔着旱煙管，雙手輕抱着膝頭，仰起又倦怠又寧靜的面孔，在火光的四週微紅地繪了出來。

芒果樹蔭下黑森森地。從那兒流出了年青女兒的，柔和而憂鬱的歌聲。

坡上邊立着一座濃黑的小洋房，吐出了雪白的煤氣的燈光，像威嚇坡下茅草那麼地耀射着。坡下邊走着一個高大的陰影，偏倒地。那麼醉了，嘴裏還哼着曲兒哩。樹葉裏滴下月光的雨點，零亂地，灑在他的衣上，髮上。

六 莼春

泥濘的雨季已經過去了。晴朗的四月天氣來臨了。天外浮着間着藍色的雪峯。在窄巷裏，揚着塵土，籬笆發出一種臭氣。但河畔却一片碧綠，風景絕佳。

在郊外，立着許多綠色的古樹，樹上生着許多新枝，在那條路的兩傍，却是一片黃色。稍稍微微的作響，雀麥低垂着他們的沉重的頭。中午時候，天氣很熱，我常常走出去，躺在柔泥地上。稍稍立着似一陣軍隊，外子顯出一片紅色。一陣陣的苜蓿和香甜的豌豆的氣息充滿在空中。天上的雲片幽靜的融散開去。一隻禿鷹閒暇的在雲端翱翔着。牠莊嚴的伸開雙翼，歇在空中，不飛不動的。一切自然的各物，似乎也都和牠一同停着不動，祇有熱氣和上面的黑點。

四月的天很溫和的發着藍色。紅苕草平滑的嫩葉閃耀着，彷彿洗過的一般。寬闊平整的大道上全鋪着紅莖的細草——那是山羊最歡喜吃的東西。在平山的斜坡那裏，綠色的裸麥輕輕左右搖動着。一塊小黑雲的影兒從上面滑過，幻成流動的斑點。遠遠裏樹林黑着，池湖閃耀着，樹兒黃着，雲雀成百的飛過來，一面唱着，一面迅速的墮下地去，伸着頭頸望東望西。烏鵲在道上站着，望着人們，屈身向地，讓人們走過，又跳躍了兩下，沒精打采的飛到旁邊去了。斑色的馬駒帶着短尾和蟠曲的鬃毛，舉着不平均的步兒，跟在母親後面跑着，放出他柔細的嘶聲……

七 早夏

五月，在南國是木棉花的季節，是暴風雨的季節。

比拳頭都大的木棉的殷紅花朵，像人頭似的，從四五丈高的精裸醜陋的樹幹上，不時一托落一的掉到泥土上來。牠沒有香氣，連野草的清香牠都沒有。牠不想來媚人，這粗魯樸直的傢伙；牠不

結果，不結任何好看，或是好吃的果。牠祇曉得開花，牠自己的職務是開花，牠自己唯一的樂趣和安慰也是開花。這古怪的樹，牠要開完了血色的花朵，才開始萌芽抽葉！

市上儘多的是荔枝，市上儘多的是美人蕉。

可是木棉花不因自己的醜陋而灰心的！

五月，在南國是木棉花的季節，更是暴風雨的季節。

天氣一逕是悶熱得像隻炒紅的大砂鍋。太陽囓住了地面不動。土地渴得要死，草木都暈過去了。雪糕，汽水，涼粉，排成了微弱得可憐的警戒線。可是，嚇，還不夠一秒鐘，便給融成了水，又化成了氣！豆大的汗珠，依舊從每根毛孔裏跳出來，呼喊着。

一切都在掙扎着臨死前的喘息！（可是還有三兩隻蟬，躺在濃綠堆裏歇着！）

東南角上有一片雲，看去還不夠半畝大，可是就在這裏面，隱住了一種沉悶的鼓譟聲。

像是一隻大鵬鳥翅，飛過來，翅膀遮斷了太陽！幾塊雲衝上來了，更多的幾塊雲追上來了，旁的起先不知牠們躲在那兒的，現在都跑出來了，趕上來了。

灰白色的壓迫白的雲像是洶湧的怒潮，在邊緣上直展開來，飛馳過來，搶過來，後邊深灰色的、黑色的，像是海，不見牠動，不過你覺得牠在漲，在臃腫，像是什麼穩固的有力的東西在向你移近來。橫跨馬路的布標語，滿孕了風，發狂似的凸着癟着，癟着又凸着，「嘩啦！」從肚臍直撕到耳朵，碎了市招在亂幌，亂撞，亂跳，亂喊。車輪像逃避風的追逐似的，滾得飛快，滾得飛快，到處都是匆匆。